



# 弦邊双楫

陈灵犀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207.39/14



# 彈邊歌輯

陈 灵 犀

上海文艺出版社

857793

责任编辑：张宏志  
封面设计：朱刚

弦 边 双 横

陈 灵 犀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书上架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39,000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700 册

书号：8078·3318 定价：0.50元

## 序

陈灵犀同志的《弦边双楫》将要付梓了，我为此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年已八旬的弹词作家陈灵犀，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建国后参加了上海人民评弹团，专职写作评弹，三十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写下了（包括与人合作）《白蛇传》《玉蜻蜓》《秦香莲》《会计姑娘》等四部长篇弹词，《罗汉钱》《红梅赞》《刘胡兰》《厅堂夺子》等二十余部中篇评弹，开篇数以百计，真是洋洋大观，的确无愧于“评弹一枝笔”的赞誉。

我与犀老合作共事了三十多年，他编写，我演出，凡是被称为我的保留书目，无一不是倾注了他的心血。而人们一提到保留书目时，往往只提演员的姓名，不说作者是谁，把作者的功绩湮没了；其实，如果没有作者的精心雕琢，何来保留书目？演员与作者相互切磋的真诚合作，是繁荣创作、提高书目的思想和艺术质量的必由之路。

犀老写下的数百万言评弹作品，属于创作者，开篇居多；中长篇大部分是整理传统和根据戏剧、小说等改编的。他整理传统作品，虽有旧本为依据，却又不是简单的作一番去芜存菁，而是有所增益，甚至是再创作。如《白蛇传》，弹词旧本较

粗糙，他和我共同磋商后写成的现在的演出本，比旧本丰富多了；又如从《玉蜻蜓》中生发开来的中篇《厅堂夺子》，是重新构思的；又如《秦香莲》这部书，是张鉴庭同志的保留书目，其中已成为折子书的《迷功名》，旧故事中根本没有这回书的影子；至于好几部书的唱词，大部是重新编写的。唱是弹词的主要艺术手段，特别是弹词曲调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更离不开唱词的制作；如果唱词不能准确表达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缺乏文采，声韵不谐，就难以产生优美动听的唱腔。犀老编写的唱词，感情充沛，流畅顺口，悦耳动听，雅俗共赏。他为评弹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自谦为“门外汉”。本书的第一部分《弦外音》，体现了他的求艺问道、刻苦钻研、反复推敲、不断出新的事业精神，也是他三十多年来从事评弹写作的经验总结。这是一份对繁荣评弹创作、提高书目质量极为有益的艺术财富，我们应该对它倍加珍视。

本书的第二部分《余音录》，选辑了陈灵犀同志的开篇、唱段，其中有不少是脍炙人口之作。一些选段，虽然不能反映整个作品的全貌，但管中窥豹，从中可见他在题材、风格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写作态度严谨，着意刻划人物，心理描绘细致，书路纯正，这是极为可贵的。

最近，我与上海人民评弹团的部分同志将再度去香港演出，有些书目约请犀老作进一步的加工整理，他不顾体弱多病，本着一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又新写了几段唱篇，而且远远超过了我对他的要求。真是伏枥心犹壮，他为评弹事业呕心沥血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为使评弹艺术这朵花开得更美好贡献力量。

蒋月泉 1981年5月

## 序 ..... 蒋月泉 (1)

## 弦 外 音

### 开 场 白

- |                 |       |
|-----------------|-------|
| 起源传说.....       | ( 4 ) |
| 先有评话还是弹词? ..... | ( 5 ) |
| 继往开来柳敬亭.....    | ( 6 ) |
| 马如飞与《珍珠塔》 ..... | ( 7 ) |

### 求艺问道

- |                   |        |
|-------------------|--------|
| 和蒋月泉泡在一起时 .....   | ( 8 )  |
| 和朱慧珍、徐丽仙的合作.....  | ( 20 ) |
| 张“双档”给我的启发.....   | ( 22 ) |
| “惺惺啼”与“怎不要” ..... | ( 24 ) |

### 漫谈开篇

- |                   |        |
|-------------------|--------|
| 传统开篇有哪些艺术特点 ..... | ( 26 ) |
|-------------------|--------|

《昭君传》的起句	(28)
不落窠臼的楷模	(29)
展义骋情 浑然一体	(31)
“三元不败”的《黛玉焚稿》	(32)
《宝玉夜探》与《柳梦梅拾画》	(33)
张鸿声漫谈开篇	(36)
不薄古人爱今人	(38)
白话开篇的特色	(39)

## 诗词格律

何谓韵文	(42)
平仄要协调	(43)
顺口与顺耳	(45)
整齐与变化	(46)
一、三、五，可不论吗？	(48)
四种句式	(49)
陈事喻怀与比兴	(50)
结尾与“落调”	(51)
千锤百炼一字功	(52)
辅助词的妙用	(55)
情与景相交织	(56)
理直气壮 情至语畅	(57)
毫不可惜地删改	(59)

## 书艺探索

说表是主心骨	(61)
--------	------

说表的分类	(61)
“六白”的研究	(62)
韵白、赋赞及其它	(66)
书中人物的“挂口”	(70)
篇子的类型	(72)
弹唱与表白的结合	(74)
突破句式 丰富曲调	(75)
牌子曲的改造和运用	(77)
“四好”“五多”与“五要”	(79)
详与略 主和次	(81)
叙事和代言	(84)
立意要新 词句要熟	(87)
既要通俗 又要雅驯	(88)
要节节实在	(91)
穿得起与插得进	(92)
“外插花”与“肉里噱”	(93)
一“噱”能遮百丑么?	(94)
“抒讲”之风不可长	(95)
拼档也是一门艺术	(95)
“五字诀”与“八技”	(97)
“弄堂书”与“盆景书”	(98)
平则无味 直则无奇	(100)

### 试谈几部传统书目

两种定型的改革	(103)
整旧工作要抓紧进行	(104)

祝枝山这个人物的形象	(105)
《珍珠塔》一分为二	(106)
《玉蜻蜓》五毒俱全吗?	(109)
结束语	(115)

## 余 音 录

### 题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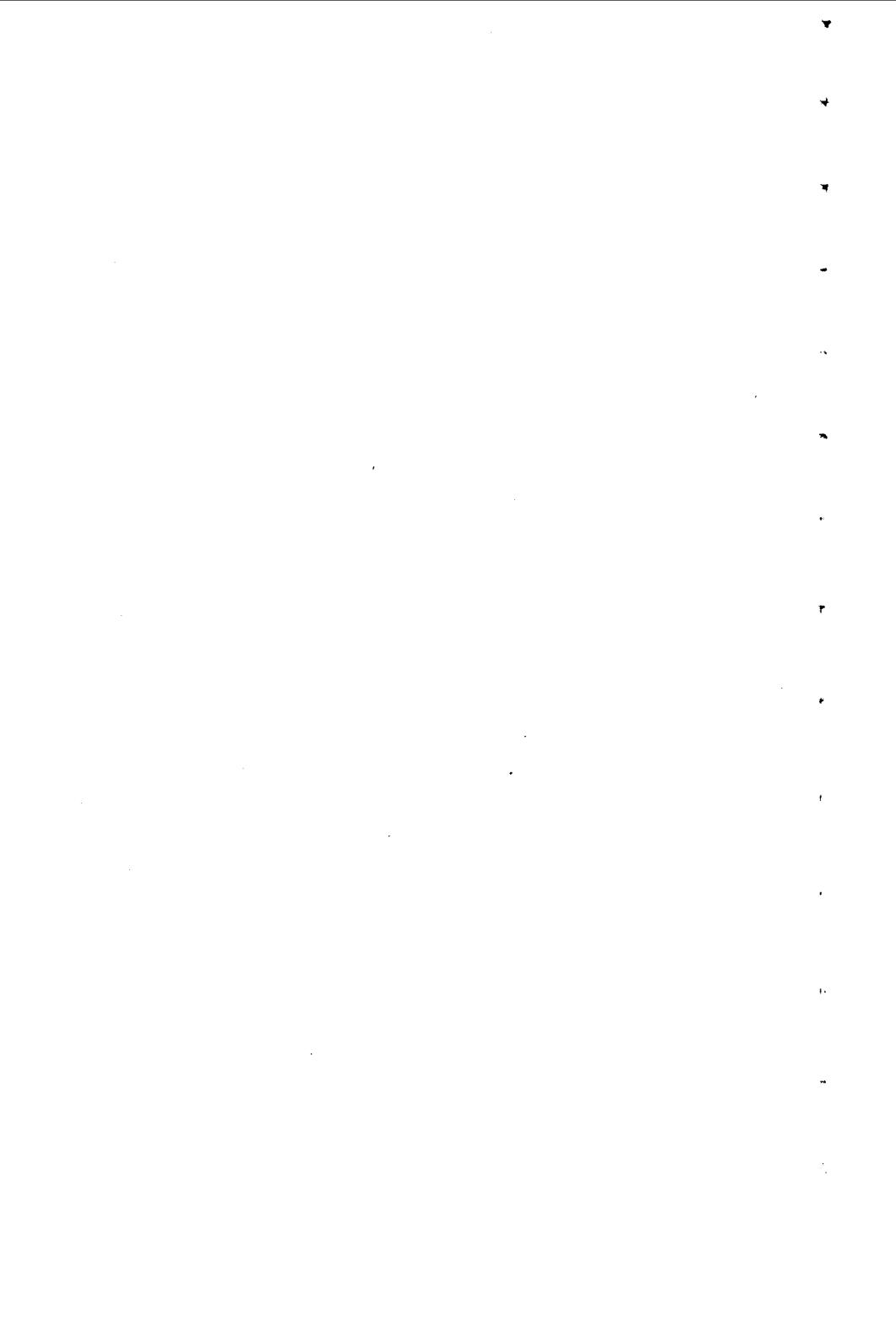
### 弹词开篇

- 迎春曲(121) 千朵桃花一树生(121) 一枝梅(122) 再生花(122) 什锦被(124) 两笔债(124) 学徒苦(125)  
 懒惰胚拾鸡蛋(126) 祥林嫂(128) 一双军鞋重三斤  
 (129) 将军的儿子(129) 颁陈毅将军(130) 血缘  
 (131) 千秋万代沐春光(131) 人民江山万年红(132)  
 辛弃疾投笔抗金兵(133) 击鼓战金山(133) 岳云(135)  
 闻鸡起舞(135) 林黑娘高举红灯照(136) 借红灯: 邂奸  
 (137) 殉节(137) 王魁负桂英(138) 战长沙(139)  
 红楼梦: 焦大骂府(140) 凤辣子(141) 鸳鸯女(142)  
 刘姥姥(142) 白毛女: 喜儿自叹(143) 邂写卖身契  
 (144) 怒骂黄世仁(144) 赵老汉劝酒(145) 杨白劳自杀  
 (145) 喜儿哭父(146) 入樊笼(147) 王大春探庄(147)  
 痛打穆仁智(148) 喜儿哭诉(149) 张二婶灯下劝喜儿  
 (150) 出走(150) 奶奶庙狭路相逢(151) 夜探奶奶庙  
 (152) 喜儿归(152) 清算黄世仁(153)

## 弹词选段

刘胡兰:就义(154) 红梅赞:会双枪(157) 斗敌顽(159)  
舌战(160) 笔伐(161) 罗汉钱: 为来为去为了罗汉钱  
(162) 可恨媒婆话太凶(162) 南京路上:陈喜读信(163)  
芦苇菁菁: 白云飞不停(164) 野火烧不尽(164) 夺印:  
何文英夜访陈友才(165) 会计姑娘: 一把算盘付梅贞(166)  
白蛇传:游湖(167) 思妻(169) 玉蜻蜓:庵堂认母(170)  
厅堂夺子(173) 林冲:张贞娘痛骂高世德(175) 张勇误责  
张贞娘(176) 酒店(177) 踏雪(177) 晴雯: 补裘  
(178) 访雯(178) 杨乃武与小白菜: 密室相会(一)(二)  
(三)(四)(179—189) 梁山伯与祝英台: 送别(189)  
楼台会(一)(二)(三)(190—192) 杨八姐游春: 游春  
(192) 闹殿(一)(二)(194) 秦香莲: 迷功名(一)(二)  
(195—196) 写家信(196) 寿堂唱曲(197) 荆钗  
记: 祭江(199) 见娘(200) 琵琶记: 剪发(202) 琴  
诉(203) 铁包勉: 包公求情(206)

# 弦 外 音



## 开 场 白

何谓弦外音？弦指弹词；外为门外汉。门外汉而谈弹词，则其音为乱弹也可知！

搞了三十年评弹，却自称门外汉，总不免有虚伪之嫌。说实在，我对于评弹，至今还不能算已入门，充其量也只不过能杂凑几句唱词而已！

当我最初参加评弹工作时，姚荫梅同志对我说：“你要学会写唱词，首先应当学会唱。”我听到这句话后，还当他是开玩笑，明知我是岭东人怎会唱江南弹词。我之所以会大胆来搞编写评弹工作，是自以为过去也曾写过一点打油诗，对于旧体诗的格律还是略懂皮毛，大概不会闹出多大笑话吧。拆穿讲，旧体诗的格律，我也并不曾下过什么研究功夫，所谓略懂皮毛也只是懂得平平仄仄的格式，勉强能辨别字音的平仄罢了。单凭这一点点，要想写好唱词，当然差得很远很远。即使每句唱词都按照旧体诗的格律，平仄一字不差，也未必便能算是完全掌握了弹词的写作规律；到了艺人手里也未必便能弦索叮咚地上口唱了。通过实践，渐渐懂得荫梅的话，确是金针度人。要想深入堂奥，决不能只求形似，还必须简练揣摩，融会贯通，才能得其三昧。我正因唱也不会，哼也不成，所以到老还是一

个门外汉。

那么，门外汉又是怎样搞评弹的呢？既然，要搞这一门工作，那就非加紧探索、钻研、学习不可！我是以多看、多听、多问来代替唱的，向评弹艺人学习，向传统学习，向戏曲界同志学习，向听众学习，我也就慢慢地获得启蒙了。

评弹——是评话、弹词的总称，也叫“说书”，它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地方曲艺。

评弹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说书”一语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墨子》的“耕柱”篇，但“耕柱”云，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它所说的说书，到底作何解释，也莫衷一是。有人说，要知道评弹的历史，可把苏州评弹艺人所供奉三皇祖师的历史一查，也就完全可以明白了。

~~~~~  
起源传说~~~~~

三皇祖师是何许人，至今还是一个谜。  
苏州评弹艺人于一七七六年建立的光裕公所，其中供奉了一位神像。神像既然仅有一位，又何以偏称三皇。或谓三皇指的是天皇、地皇、人皇，马如飞主持光裕社时，也曾明指这三位就是三皇。虽然也说出了一些理由，但是把说书扯到天皇、地皇、人皇身上，总觉有点牵强附会。即使评弹祖师，确是天、地、人三皇，那么光裕所供奉的神像，为什么仅绘三皇之一的像？既供奉一位神像，又为什么要称三皇？这个谜真是无从索解。到了一九二〇年，苏州发现了一幅三皇祖师画像，是已故说书名家王周士的遗物，他并注明：“祖师是开化三吴之吴泰伯，为周天子皇伯祖考，有三让至德，故尊之为三皇。”又云：“予家距公所较远，不能日观圣容，特辟一斗室，额曰‘瓣香庐’，供奉是像。”据此，画像是从光裕公所临摹而来的，三皇只是泰伯一人，并非天、地、人三皇，那么

何以要称泰伯为三皇？王周士说是因他“有三让至德，故尊之为三皇”，于理也欠通。泰伯为周太王的长子，次弟仲雍，幼弟季历，以排行讲，他也不应称“三”，三皇到底为何许人，唯有存疑而已。

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确凿可凭的说书资料，要算敦煌发现的大批唐代变文的写本为最早了。

先有评话还是弹词？

评话与弹词的历史，也是各家各说。有人说，见于前人记载的，评话始于明代柳敬亭，弹词则以王周士在清乾隆时弹唱《白蛇传》为最早，其间相差了一百年。也有人举京剧《断臂说书》和昆曲《弹词》作证，说唐朝已有弹词，评话却要到宋时才有。昆曲《弹词》，李龟年登场，手中确是抱了琵琶；但李是乐工，流落江南后，《明皇杂录》仅说他“常为人歌数阙，座客闻之，莫不掩泣！”他所唱的显然和现在的弹词有所不同。不过宋时已有评话，那倒是事实，《宋人话本》便是一证。另据陆放翁诗：“死后是非谁管得，满街听说蔡中郎！”不言“听唱”却谓“听说”，那末应是属于评话一类的东西。可是这说蔡中郎的却又是一位“负鼓盲翁”，用鼓点拍，以加强节奏感，可见又是说唱的鼓词了。凡属鼓词、弹词、宣卷一类说唱文学，应该说都是渊源于唐代变文。论历史弹词的诞生或早于评话。变文的故事如《伍子胥变文》是根据史书略有增减；《秋胡变文》是取材汉刘向的《列女传》。至于讲史、平话大都是宋元间产物，所以说唱故事似比开讲故事要来得早些。再看西洋的故事演述，最初都是和以“梅达令”乐器。因为当时小说尚未产生，讲故事的人都取材于叙事诗，用弹唱的形式来表达，这不独和我们的弹词有类似处，也可以证明唱的东西是先于说的东西，中外略同。（按欧美

最古的叙事诗，当推《伊利》《奥狄司》两部长诗，传系希腊诗家荷马在耶稣纪元前八百年与一千年间所作。还有纪元前七十年罗马诗人浮吉尔的《安尼》长诗，与前两诗成为三大名著。)

继往开来的柳敬亭 说书历史虽很悠久，但是继宋人之余绪，开后代之先河，那末要数明末清初勃然兴起的柳敬亭了。他的事迹，见于前人记载的很多，决非虚传。至今，说书人都尊他为祖师。柳敬亭说的是评话，但他也能唱。不过他的唱并不就如现在的弹词，抱着琵琶、弦子弹唱。这里应该肯定的是他的确能唱，也的确经常在书坛上唱，他说的书也不象现在的长篇评话，他说的内容却和传统书目大都相同。据前人笔记，他所说的并不限于一书。《漫游记略》云，蔡襄敏公，舟中休暇，“命柳生说隋唐间稗官家言。”《板桥杂记》也云，年已八十余，“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周容文集中记云，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陶庵梦忆》云，“余听说景阳岗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顾开雍《柳生歌小序》亦云，“为仆发故小吏宋江铁记一则。”可见凡是历史上、演义上、小说上所有流传民间的故事他都说；也可证明他所说的都是片段的，如宋江铁记一则，如数日间说了关、岳许多人的事迹。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里提到柳敬亭说书时用的两件道具，一为“敲鼓板”，一为“拍醒木”。“听稗”一折，柳敬亭说的不是演义盲词，竟为《论语》，还敲板唱鼓词。陈汝衡先生指柳说《论语》是孔东塘的杜撰。但《桃花扇传奇》里还谓柳说扬州兵变，却是唱的新编弹词。我想《桃花扇传奇》成书于 1699 年，离敬亭之死（约在 1670 年）仅三十年左右，即使根据传闻，未必远离事实。可能当时的说书，说与唱有时也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的，而所唱的鼓词和弹

词大致也相仿。阿英先生也曾谓弹词与鼓词，形式颇有一些相近。柳敬亭会说会唱会编确是多才多艺，后世称为大说书家，尊为祖师，决非无因。

~~~~~  
《马如飞与〈珍珠塔〉》 《珍珠塔》故事原是江南一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弹词本流传更广。它在马如飞以前已是经过好几次修改。马如飞唱时又大加丰富、润色，特别是在篇子上花了很多心血，使它具有独创一格的特色。弹词篇幅一般都是说比唱多，甚至有的只占全书百分之十几，有时一回书中只有一档篇子，而篇子的词句有的只有十来句。独有马如飞的《珍珠塔》，篇子要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从“初见姑”到“打三不孝”止，共有唱词一万五千多句，故有唱煞《珍珠塔》之语。《珍珠塔》篇子的特色是抒情与叙事并重，结构谨严，词句工整，善用叠句，有三字句、五字句，连环叠唱，一气呵成，愈觉动听。他写的篇子都较长，最短的也有三、五十句。但值得我们学习的不在于篇子长，而在于气势澎湃，如急流飞瀑，一泻千里。他的唱基本上不脱吟诵体，以本嗓为主，朴实豪放，流利酣畅。听众不因他的篇子长，句子多而凝神倾听，这就足见他的写作和弹唱都有卓越的功力了。